

西部边魂

谢耀德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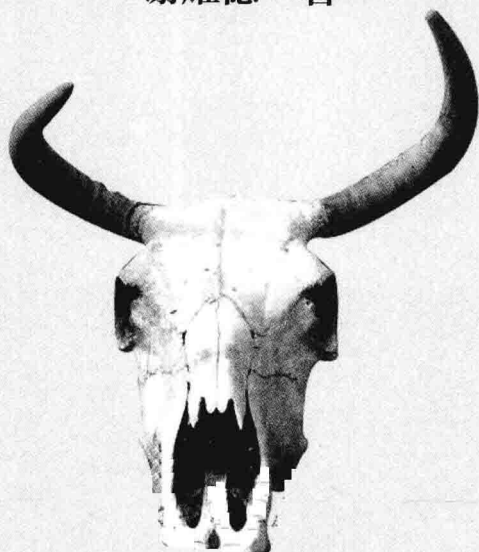


**讲述晚清民国甘陕移民故事
还原北疆第一屯庄百年沧桑**

一轴西部风情画卷 一部民国新疆志书

西部边魂

谢耀德 著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 镇 江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部边魂 / 谢耀德著. —镇江: 江苏大学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7-5684-0029-9

I. ①西… II. ①谢…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71216 号

西部边魂

Xibu Bian Hun

著 者/谢耀德
责任编辑/张 平
出版发行/江苏大学出版社
地 址/江苏省镇江市梦溪园巷 30 号(邮编: 212003)
电 话/0511-84446464(传真)
网 址/<http://press. ujs. edu. cn>
排 版/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句容市排印厂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718 mm×1 000 mm 1/16
印 张/20. 75
字 数/400 千字
版 次/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84-0029-9
定 价/38. 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电话:0511-84440882)

目 录

第一章	九个丫头	1
第二章	东城堡之谜	19
第三章	三屯庄	28
第四章	大太太出手了	36
第五章	水红袖的迷魂香	44
第六章	寄故尸庙	58
第七章	周家屯庄	66
第八章	红骡子的怪叫	77
第九章	古城金兰	85
第十章	学堂里的“革命党”	96
第十一章	沙胡子掠村	104
第十二章	月下比武	111
第十三章	配阴魂	119
第十四章	刀牌位	129
第十五章	羊皮书	137
第十六章	浪子回头	149
第十七章	土匪绑票	158
第十八章	孤身救人	167
第十九章	白乌鸦	177
第二十章	师范学堂	184
第二十一章	投笔从戎	195

第二十二章	六月飞雪退马军	204
第二十三章	迪化之围	217
第二十四章	反帝会	226
第二十五章	同大个子之死	239
第二十六章	大后方的抗日	246
第二十七章	童子军	255
第二十八章	填井	265
第二十九章	喋血马场窝子	277
第三十章	逼婚	290
第三十一章	最后的“乡约”	297
第三十二章	先锋社	307
第三十三章	保境安民	320

第一章

九个丫头

多年以后，同桂云常回想起深入匪巢救周青峰那一幕。那年她十七岁，女扮男装孤身上山。周青峰被沙胡子绑票与《青龙刀谱》有关，“羊皮书”的秘密，除了她和周青峰，整个东城无人知晓。土匪明晃晃的刀架在她脖子上，她虽然心里恐惧却很镇定，自称是关公爷之后，与周少爷是结义兄弟。没想到她一番慷慨言辞竟征服了杀人如麻的土匪，他们居然被放了。在雨雪交加的夜晚，他们匆忙下山，为躲避风寒不得已进入阴阳泉……

后来这事传得很玄，说他们裸身相见定终身，从此走向民主革命……

许多年之后，东城古镇上的人们说起同桂云总忘不了提说她老子。她大（当地方言，爸爸，也称大大）同大个子的名字倒没人记得，村里大大小小的人都喊同大个子。老人们说，嗨，那家伙个长大，长得粗实，活像书里说的薛仁贵。那年春上周家的一头黑牛犯起犟劲，三两个壮小伙子拾掇不住，同大个子过去，一双粗壮有力的手握住紫色牛角，虎背熊腰顶着黑牛的架脖子，吭哧一声就把大黑犍牛撂翻了，人们惊叹不已，给他送了个“扳倒牛”的外号。“嗨，可惜了那一膀子力气，入了武行准能当将军，做庄稼汉可亏了先人。”杨大嘴说。

其实，同大个子的赫赫名声跟他婆姨有关。他婆姨叫叶禾，是个天足，这大脚片婆姨十年时间竟然生了九个丫头，让人惊奇。老人们说，那婆姨长得排场（当地方言，身材好、衣着得体），个儿不高，不胖不瘦，腰身匀称得跟戏里的丫鬟似的，身上有股淡淡的浆水味儿。别看她一个乡下婆姨，却脸儿白白净净没一点锈斑，一双细眉细眼水灵儿的，乍看像是大户人家出身，独独遗憾的是一双天足让人多了几分猜想。虽说民国政府提倡妇女解放，但裹脚习俗在西北边疆偏远乡村依然盛行，毕竟这三寸金莲是流传了千百年的传统习俗。一个模样儿俊俏的女子下面一双大脚片，看上去怪怪的。谁也想象不出，这白白嫩嫩的婆姨，草蛇似的细腰，不显山不露水的身子骨，十年咋生出九个丫头的。

同桂云是她妈的头寿子丫头，生在民国元年。这年是一九一二年，鼠年，也是

中国历史上风云多变之年。新年刚过，村里人便议论说那个郎中先生做皇上了！

关于孙郎中的事最早也是杨大嘴在南墙根下说的。

庄户人家秋天收拾完地里的庄稼，闲来无事就聚在南墙根下边晒太阳边听杨大嘴说书。杨大嘴头大嘴大能说会道就是不会种庄稼，也难怪，他瘸着半条腿咋个种法。幸亏了那张大嘴，无论白天黑夜，无论刮风下雨，都能种他的“庄稼”。这也是一种活法，也是命，老人们说。杨大嘴会说三国、隋唐、岳飞传、杨家将，也会说三侠五义、七侠五义、英烈传，当然了，太平天国洪秀全、义和团红灯照，包括近些年南方的革命党，他也能胡诌乱蒙瞎咧咧几句。

去年秋分后的一天，白天太阳照得红落落的，后晌就抽起凉风，太阳刚落山就哩哩啦啦下起小雨，交夜时降了层薄霜，寒露到了。西梁坡上早起放牲口的人把手缩进袖筒里御寒，牛羊兴奋地咀嚼着霜杀过有一丝甜味儿的苦蒿，日头爬上东梁，眨眼工夫就把茅草枯叶上的薄霜消散殆尽。

早饭过后，南墙根已被日头照得暖烘了，杨大嘴满嘴唾沫星子说着《隋唐演义》里的程咬金三板斧定瓦岗那段正来劲，突然有人问起：“哎，大嘴和尚，听说南方的革命党领头的也是个郎中？”问话的是尤老二。杨大嘴抹了一把下巴颏上的吐沫星子，斜着眼瞥了一眼尤老二的歪瓜脸，感慨地说：“那郎中可不是一般的郎中！”杨大嘴一边说，一边朝尤老二又瞥了一眼，有一丝嘲讽意味。杨大嘴抬头挺胸，端直了身子说道：“那郎中可是了得！他举起反满义旗就把清家的江山推翻了，建立了民国。”杨大嘴说完，目视前方，脸上有一种异样的神情，让人捉摸不透。有人奇怪地问：“哎，一个郎中咋有那么大本事？”杨大嘴眼睛瞪得跟牛蛋似的，不屑一顾地说：“瞧瞧，孤陋寡闻了吧！刘邦起事之前不过一个乡村巷道里瞎球转悠的混混，刘备起家时还在大街上卖草鞋，朱洪武当年是庙里打杂烧水的和尚。那郎中怎么了，有本事哦，人家有名有姓，人家姓孙，叫孙中山，人称孙先生……”又有人问道：“哎，大嘴和尚，听说他搞了个‘三民主义’，剪去了辫子，脱去了长衫。那‘三民主义’到底是个啥家伙？”杨大嘴一时答不上来，随口乌拉了几句：“哦，据说人家留过东洋，能文能武，各省的革命党、各地的起义军，那十八路诸侯都听他的……”

人们赞叹不已：“哎呀，了不得！了不得！看来真是真龙天子嗑，有帝王之气呀。这不，翻过年就当皇上了嗑。”

不过杨大嘴说是“大总统”。有人疑问：“哎，大总统不就是割了毬蛋子伺候太后老佛爷的大总管么？”杨大嘴又卖起关子，他瞪着眼珠子咧着大嘴说：“瞧瞧，不明白了吧。大总统是西洋人对皇上的称呼。”人们疑问：“哎，西洋人爱称呼球个啥就称呼球个啥，管我们中国人啥球事，他喊他的大总统，我们还唤他皇帝老子顺嘴些。”杨大嘴一时也转不过弯来，打个哈哈也就算了。又有人插话说：“听说迪化城里也起了义，被巡抚剿灭了。”杨大嘴说：“那领头的是湖南来的革命党，据说跟袁大化有些七勾八连的亲戚关系，筹划不周泄了密，率百十人提前举事被巡抚包了饺子……”有人问道：“那百十多人全部被杀了？”杨大嘴哼了一声：“那可都是抄家灭

门的死罪嗑!”人们啧啧连声。

没过多少日子,又传来袁大头在北京当大总统的消息。人们问杨大嘴:“那郎中哪达去了?”杨大嘴说不清楚,说不清楚也就不说了,继续说他的《隋唐演义》。

重阳节后第二天,那天天黑得早,同大个子一家人刚刚入睡,初夜时分,他婆姨叶禾的肚子就开始疼了。

同大个子家在城城子西面,两间干打垒的土坯房子,就是那种后墙高前墙矮的一出水房,当地人叫撇沟子房。他和婆姨睡在大屋的土炕上,土炕上铺了一张浅黄色的芨芨草席子,席子上铺一块白羊毛薄毡,毡上铺一条青灰色的旧褥子。他奶奶睡在里屋,里屋窄小些,一边是粮仓,一边是土炕。家里只有两条褥子,婆姨睡着一条,另一条铺在奶奶炕上。同大个子睡在婆姨旁边,身子下面的毡上铺了一条浆洗泛白的青布单子。

晚饭吃的浆水面是奶奶做的,浆水也是奶奶沏的。那天奶奶在那里沏浆水,叶禾帮着洗菜。奶奶一边沏浆水一边跟叶禾说起有关浆水的事情:“禾禾呀,这浆水面的历史可久远着呢。”叶禾喜欢浆水面,却并不知道其他说道,就说:“奶奶,咋个久远法?”奶奶说:“据说这名儿还是汉高祖刘邦取的。”

“哦,就是跟项羽争天下的那个刘邦?”

“就是。汉高祖刘邦做汉中王时和丞相萧何一起吃了碗酸汤面。正值大暑天,一碗酸汤下肚,败火又解暑,刘邦大喜,就给留下了个好听的名字。”

奶奶说完,咧着嘴儿笑了,叶禾也觉得很有意思。可是,听了奶奶讲的浆水传说,叶禾更馋了,想马上就吃,她虽然没说,奶奶却看出来了。

下午日头照得暖和,祖孙俩在太阳地里说着话。奶奶心疼孙媳妇,她做浆水面就是给孙媳妇解馋的,也盼着重孙子出生。奶奶打开水封盖,一股酸味直冲鼻子。奶奶用一双专门捞菜的长木筷子捞了两根已经淹成淡黄色的野芹菜放进碗里递给叶禾。叶禾接过来,只觉得嘴里酸津津的,口水快要流出来了。她咬了一口,酸的直吸溜,“哦呀,爽口……”奶奶心里喜滋滋的,酸儿辣女,孙媳妇一定生个胖大重孙子,给老同家续上香火。奶奶非常喜欢这个孙媳妇,尽管脚片子大些,但人长得俊,眉眼儿清秀,善解人意。

其实奶奶心里一直疑问着,按说叶禾怀孕早过了月份,足有十一个月了,怎么还没点要生产的动静?难道是她年纪轻头次怀娃记错了日子?也不一定。

叶禾刚开始肚子疼的时候没好喊出来。同大个子这些日子给庙里收庄稼,今天打场天麻麻亮就起来挑捆子晒场,中午赶着马拉着碾子直到下午起场,收麦草,扬场,装麦子,把麦子拉到庙里时已经天黑,忙活了一整天,回来洗了把脸、冲了冲脚一沾枕头就睡着了。同大个子的鼾声阵响,叶禾却睡不着,肚子越来越疼,后来实在忍不住就呻吟了几声。奶奶在里屋听到动静就起来了。叶禾见奶奶过来,急忙推醒同大个子。这时羊水已破,奶奶忙着烧水,叫同大个子去请陈奶奶。陈奶奶

赶过来时，娃儿的头顶子已经冒出来了，几番努力，叶禾产下一个丫头。陈奶奶看着这个刚出世的娃娃有些不大相信：“哦呀，这丫头片子个子真大！”接生这么多年，她还是第一次见过个长这么大的丫头。看身架子应该是个儿娃子呀！陈奶奶心里疑惑着，难不成眼睛看花了，她有些不死心，掰开娃儿的小腿岔又看了一眼，确实是个丫头片片。

娃娃出生，母子平安，一家人高兴。同大个子让奶奶给重孙女取个名字，奶奶说就叫桂云吧。叶禾后来才知道十月怀胎的事情，桂云竟然在她肚子里怀了十二个月，天呐！难不成真的记错了。

同桂云出生的第二年深秋，她妈叶禾再次怀孕了。冬去春来，四野变绿，天气慢慢暖和起来。

东城地处山沟河谷地带，南面是巍峨的群山，北面是开阔的河谷，过了东城口就是广阔的将军大戈壁，更远处是大沙漠，东西两面是绵延起伏的丘陵，村里人叫东梁和西梁。入夏以来，荒漠深处的热风从东城口直勾勾灌进来，把山沟里的热气吹进了南山深谷。山村里的天气一天比一天热，叶禾的肚腹日渐隆起，到了七月天，高温酷暑实在难忍。叶禾整天馋浆水，感觉自己断了浆水就没了命。奶奶隔三岔五拄着小脚到碉堡梁阴坡上拔野菜捣浆水，浆水菜、浆水面、浆水鱼鱼……变着花样儿让她安胎养身。叶禾喝浆水真是了得，三两天时间就把黑陶罐里淡黄色的浆水都喝干了。后来人们说她是浆水做的，身上有一股浆水味儿，一丝淡淡的清香，也有一丝隐隐的酸涩。

同大个子到庙公地里干活，顺便下个马尾巴扣抓只呱呱鸡给婆姨增加营养，奶奶炖的浆水砂锅呱呱鸡味道鲜美。同大个子会抓呱呱鸡，有时他随手甩出石头还能砸只沙兔。夏天水草旺盛，沙兔正肥，长得圆乎乎肉墩墩的，脱了皮，刚好炖一砂锅。后来他还学会了用囫子抓呱呱鸡。他把一只母呱呱鸡绑在呱呱鸡群时常出没的地方，夏天在悬崖阴凉处，秋天在荆棘草丛，他在附近固定好马尾巴扣子，撒一些草籽杂粮之类，呱呱鸡群飞过来的时候，听到囫子的叫声就落下来了，不知不觉就进入圈套，被马尾巴扣子套住就来不及了。这马尾巴扣子可有讲究，最好用雄壮的儿子马（当地方言，公马）尾巴。儿子马雄壮体毛自然结实，尾巴毛绕匝几下就成了活扣，呱呱鸡野鸽子入了套，任凭怎么挣扎准跑不了。同大个子三五天总能逮着一两只呱呱鸡，或是一只兔子，媳妇的营养自然不缺。

八月十五那天，同大个子到关帝庙去敬了香。关帝庙在城城子西北角，是东城最早的庙宇之一，据说是清朝时期驻守城防的绿营兵修建的。庙宇虽然有些陈旧了，但规模宏大，正殿两旁还有配殿，曾经是乡公所的办公地点。正殿供奉着泥胎彩塑关公的坐像，醒目的大红脸让人可亲，微闭的丹凤眼不怒而威，右手捋着长过胸腹的黑胡须，左手空悬，据说以前握一部《春秋》，年陈久了掉落了。关公左面站着关平，银盔白甲，手按宝剑，英俊勇武。右边是手握青龙偃月刀的周仓，面色铁

黑，目光中射出一股雄武之气。同大个子仰望关公爷，内心的崇敬之情无以言表。关公爷肩膀上落了一层灰，身着的绿袍颜料有些脱落，留下斑驳的痕迹，同大个子心里有一丝说不出的滋味儿。他点燃香烛，对神像磕了三个响头，默默祈祷，祈求祖宗保佑，早生娃子延续香火……

叶禾的肚腹越来越大，平常出门，谁看见了都说一定是个大胖小子。有的说将来准跟同大个子一样高高大大五马长枪；有的说就算跟叶禾一样细白细嫩的，长大了也准是银盔银甲的赵子龙。

叶禾绣得一手好绣活儿，凤凰开屏的窗帘子，鸳鸯戏水的枕头面子，牡丹盛开的被单子……一个比一个精美，一个比一个好看。她的灵巧和智慧都体现在构图和针工上，梅花孔雀、松鹤童子、喜鹊报春、蝶恋双飞、年年有鱼、方胜、如意头、回纹云等，花是花，鸟是鸟，惟妙惟肖，生动可爱。红花绿叶之上，蝴蝶飞舞，活灵活现，让人着迷。她的绣活手法灵活、技法多样，既有西北流行的汉族绣法，也有满族盛行的满绣技法。针线的疏密，色彩的搭配，工序的先后，包括打样和绷子，都有自己独特之处。有人问及跟谁人学得，叶禾含羞一笑说是跟家母学的。人家说：“哦呀叶禾，不简单哦，你家母一定做过绣房的绣工，这等技法非平常人可以学到的，说不定是皇宫里的绣女。难怪你长得这般俊，简直是貌美如花耶。”叶禾笑了笑不再作答。

叶禾天生聪慧，跟随奶奶和丈夫逃到木垒河的路上，她在三个泉子一家小旅店看到了一块秀锦，白底蓝花，非常漂亮，跟汉族绣活不一样。叶禾非常好奇，跟主人打听，店家说是年前跟哈萨克人换的。其实也不是换，是路过的哈萨克人从店里买盐巴钱不够，就用这块秀锦顶替了。叶禾拿着秀锦仔仔细细地看了针脚、织法。这是哈萨克人的刺绣，非常特别，色泽鲜艳、图案生动、针脚细密。叶禾打小就跟母亲学绣活，母亲讲过各种绣工绣法，这种绣法母亲也说过，她看了一会儿就琢磨出了大概。来到东城后，她心里始终记得那块刺绣，想着想着慢慢就有了领悟。她将这些技法运用到自己的绣活里，增添了一种针法，也让她的绣活更加精美绝伦。

一传十，十传百，叶禾的绣活在东城名气越来越大，就连周庄谷庄尤庄这些大户人家也找她做绣活，当然酬劳也不少。周家大太太差遣使唤丫头找叶禾绣了一对百鸟朝凤的窗帘子和一对麒麟送子的被单子。谷家大太太差遣使唤丫头让叶禾绣了一对孔雀开屏的被单子。尤家太太让叶禾绣了一对鸳鸯戏水的枕头套子。

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有空闲时间就跟叶禾学绣活。叶禾长得白皙，待人随和，性格柔顺，丫头媳妇老的少的都喜欢她，就连上年纪的老太太都拄着拐杖一步一步挪着三寸金莲过来凑热闹。有的喊她禾禾姐，有的喊她禾禾妹，有的喊她嫂子，有的喊她闺女，各种称呼都很亲热，叶禾都欣然接受，跟她学绣活的人越来越多。人们惊叹，哦呀，这叶禾，家里摆设实在简陋甚至寒酸，但屋子里收拾得沃沃也也（当地方言，整整齐齐），让人看了由衷地敬佩和赞叹，就是那种朴素而得体，显示着她

内心的雅致和尊贵之气，并不因为眼前的窘迫而卑贱，也不因为当下的困难而绝望，而是一种淡雅和朴实。他们夫妻努力改变这一切，却不以眼前的这一切为耻，也不会以未来的富贵为荣。这是一种怎样的心性，无人知晓，别人也看不懂。眼下，她家房子实在太小，坐不下那么多人，也没那么多板凳，大家就坐在她家门口的两根木头上。

桂云刚会走路，妇女们你亲一下我抱一下，也有人偶尔给她带块糖，好不稀奇。冬天时候，外面实在太冷，家里又没地方容纳那么多人，人们也只能隔三岔五来请叶禾看一下针线换角之类的技法。这段时间，叶禾也加紧给大户人家多锈几件绣活，换几个钱补贴家用。

山村的春天短暂，一眨眼就入了夏。那天天刚擦黑，下山风透着一丝凉气，叶禾披了件外衣出去小解。天黑得早些，月亮还没升上来，夜空里划过几颗星星，闪烁着朦胧的亮光，院子里马马虎虎能看到地面。从家门口到茅房中间有一段低洼地沉积了雪水，地层深处还没干透，前两天还有些泥泞，同大个子铲了两锹干土垫了一下好多了，但那天中午太阳很大，地面又有些软了。叶禾走路不小心踩到湿处滑了一跤，早产了，一个六个月的丫头片片，跟老鼠一样大小，五官长全，手脚齐整，蜷缩着身子，暗暗哑哑地出息着，气息非常微弱，还没过夜就夭折了。叶禾伤心不已，坐在炕上失声痛哭。奶奶心里难过，后悔没把地垫干。

第二天早上，同大个子按照习俗用块黑布包着死婴放进筐里提到土狼沟。老人们说，没成人的娃儿没长魂魄，尸首让野生吃了才能重新投胎降世。

奇怪的是，叶禾流产之后肚腹不但没小反而一天天大起来，真是咄咄怪事，奶奶也不相信这是真的。可是，叶禾的肚子确实圆鼓鼓的，日日见大。这可咋办？同大个子带着叶禾去看尤郎中，尤郎中号了脉说是怀孕了。同大个子苦笑道：“尤二爷，我婆姨一个月前已经流掉了。”尤老二一下子懵了，他好像也听说过同大个子婆姨流产之事，但他还是有些不大相信。尤老二把叶禾上下打量了一番，心里说：“这细皮嫩肉的婆姨，肚子腆得这么高，足有七八个月了。”同大个子见尤郎中不相信，就说：“尤二爷，确实的事情，死了，六个月大的丫头片片，手脚都全浑着。”同大个子的话让叶禾伤心得直抹眼泪。

这下可把尤老二难住了，心里骂道：“妈了个屁，瞧了一辈子病，竟然遇上这等怪事。既然流产了，一个月也不可能再次怀上。人又不是老鼠，可以一月下一窝。再说是大月份早产，至少也得三四个月之后才能怀上。”可这婆姨的的确确是怀孕的征兆，从脉象看还是个丫头。这话尤郎中不敢再说了，说怀孕已经不对了，再说怀了个丫头那不是错上加错嘛。尤郎中脸色很难堪，摆摆手说：“哦，那个谁，你们先回去吧，也没啥大毛病，好着呢，回去多喝两碗小米汤，养一养就好了。”同大个子带着叶禾离开后，尤老二骂骂咧咧：“见鬼了，见鬼了，他妈了个屁，今天我可把人丢下哩！”

叶禾回到家,确实没有啥反应,就是能吃饭,肚腹越来越鼓,身子越来越重。两个月后的一天晚上,叶禾睡到半夜感觉肚子疼,她来不及叫醒同大个子,孩子已经出生了,居然是个足月大的丫头,成活了。

村里人闻听此事,大骇,咄咄怪事耶!男女老少纷纷前来探看。同大个子的婆姨两个月生娃娃的事情流传开来。

这个足月的丫头就是同桂云的三妹素云,名字是同大个子让叶禾给取的,叶禾说她生娃的时候梦着一朵白花花的云朵……

有人给奶奶出主意说,叫你孙媳妇到娘娘庙敬一炷香,拜一拜女娲娘娘,今年的庙会是尤家做庄。陈奶奶说尤家现在可不得了,祖上从车马生意起家,把古城子木垒河一带的紫狐皮、褐色羚羊角、黑羔皮、白羔皮,以及贝母、阿魏、红花、紫草、雪莲一车一车地拉到内地卖上高价钱,然后再把砖茶、丝绸、布匹拉到古城子,还到蒙古把羊毛拉来贩给古城子的老毛子(当地人对俄国人的贬称),可是赚大发了。这些年他们家又开商铺又开粉坊,家业越来越大,据说实力超过了周家和谷家。尤老大当着乡约,尤家为这个可没少下功夫,据说他是用两匹巴里坤快马换了张老虎皮送给古城子的县太爷才从周家手里夺了来的。周家在乡约位上有好些年了,现在他好不得得意呀。往年,周家谷家承办庙会,请个戏班唱大戏或“鸡脚神”“挂灯”这样的节目上一个就算大场面了。这次尤老大夸下海口,说要请古城子的戏班子来,喜神会上既要唱大戏,还有“抢童子”,要办一场东城自古以来最热闹的庙会。

庙会那天,奶奶和叶禾到娘娘庙敬了香。靠近城城子东北角是财神庙,财神庙东面是寄故尸庙,寄故尸庙北面是娘娘庙。娘娘庙有两进院落,西面是一座戏台,财神庙庙门向北开,娘娘庙和寄故尸庙的门均向西开,三座庙门正对戏台,这就是老人们常说的三门对戏台。

庙会场面非常大,娘娘庙南面的戏楼装饰一新,两边挂起一串红灯笼,台下站满了古镇周边四道沟、沈家沟、孙家沟、高家沟等各处赶来看热闹的人。庙门外面,卖烧饼的、卖烧洋芋的、卖杏干的、卖糖人的、卖茶水的……有挑着担担赶来卖针头线脑的货郎子(当地方言,走村串户的小买卖人);也有专程从古城子木垒河过来的商贩,摆摊售卖各色花布绸缎和雪莲、贝母、苁蓉、锁阳、甘草等各种药材,以及镰刀、锄头、坎土曼、铁锹犁头等各种农具和砖茶、花茶等各种茶叶;还有卖灯花的卖洋火的……连苟皮匠也提了两副熟牛皮编的龙头叫卖上了。一个卖浆水的在那里怪声怪气地叫卖着:“冰凉的,酸溜的,刚挑来的,娘娘庙的,浆水爽口,快来尝尝啊!”他咬字不清,把“娘娘庙的”说成“奶奶尿的”,惹得众人忍俊不禁失声大笑,叶禾也觉得好笑。后来她顺便看了一下各种货物,一个坎土曼五斗麦子,一块砖茶二斗麦子,一盒火柴一升麦子,一根针一个鸡蛋……“乖乖,这价钱可不低呀!”叶禾心里说。

奶奶和叶禾先到娘娘殿。娘娘殿的主殿是最大的殿,前面四根一抱子粗的红

廊柱，飞檐斗拱，雕花彩绘，非常壮观。祖孙二人在娘娘塑像前烧了香，跪拜祈福。出了殿门，听得锣鼓响起，祖孙二人急急忙忙赶过去，戏已开场。第一场是《大上吊》。只见一个着淡蓝色短衫长裤的年轻女子咿咿呀呀地哭诉，言辞悲切，甚是可怜，台下的人跟着抹眼泪。一会儿，一个黑衣小鬼贼眉鼠眼地来拉她，那女子使劲挣扎着摆脱他。小鬼一边使劲纠缠，一边伸着红舌头向台下的观众作怪相，引得台下的人一阵好笑。小鬼尖着嗓子唱道：

阳间苦，阴间好，
阴间穿的花袄袄，
阳间穿的破皮袄。

……

那女子更加惊恐，奋力摆脱小鬼的纠缠，小鬼拽住那女子死磨烂缠就是不放手。台下开始嚷嚷了，有人骂那刘全瞎眼了，也有人说那化缘僧的不是，更多的人是同情李翠莲的善良……

第二场是《小姑贤》。刚开始，年轻寡妇姚氏在唱她年轻守寡，含辛茹苦拉扯一对儿女。唱词凄切伤感，奶奶和叶禾都落泪了。后来姚氏做了婆婆却变得一副狰狞模样，偏爱自己的闺女英英，找碴儿刁难儿媳，嫌饭做得不好，嫌鞋底纳得不整齐，嫌打扫院子不干净，还让儿子休妻，那股狠劲儿让人愤怒，台下有人怒骂。多亏英英机灵善良，出主意让哥哥拿棍子打椅子垫，让嫂子假装哭喊。英英对母亲说嫂子被打死了，姚氏吓慌了神，人们大笑不止。

第三场是《十八摸》。闲汉男人看得乐呵呵的，怕羞的丫头婆姨们都已散去。奶奶和叶禾回到了娘娘庙后院钻关煞洞。

关煞洞内黑漆漆一片，隔一段点着一盏蜡烛，光线微弱。叶禾扶着奶奶一步一步摸着往前走，洞道两边都是泥塑神像，据说是七十二地煞星，个个面目狰狞、姿态各异。奶奶说：“钻了关煞洞，可以辟邪消灾保平安。”叶禾心里害怕，也顾不上别的，扶着奶奶想尽快走出这黑乎乎阴森森的洞府。可是这洞子拐来拐去总也走不完，好不容易看到前面的亮光，又遇到一处窄小的通道，只能容一个人通过。叶禾在前面走着，拉着奶奶的手，小心翼翼地走出来，浑身冷汗，风一吹觉得发凉。祖孙俩松了口气，又听到那边热闹起来。

三场戏后开始“抢童子”。一群婆姨围拢到送子殿，穿短衫的穿长裙的花花绿绿跪了一地在娘娘塑像前磕头祈求祷告念念叨叨。她们中有容光焕发的年轻婆姨，也有脸上已有褶皱的年老的婆姨，就连周、谷、尤三家的正房太太偏房姨太太也参加了。还有个满脸含羞的小媳妇，是车轮梁李家大儿子刚刚婚配的新娘子，也被婆婆牵着手儿来了，那女子目光清纯，稚嫩的脸上透射着青春的气息。老人们说，只有现场抢得才灵验，弄虚作假得罪女娘娘要遭天谴。

这时，做庄主的尤老人在女娘娘塑像前行了礼，给众人说了规则。殿里围了

许多看热闹的人，殿里殿外，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好不热闹。尤老大讲完规则，将一捧木雕的童男童女撒向大殿中央，年轻婆姨争先恐后去抢，趴着的跪着的，横七竖八叠在一起的，这时也顾不得许多，一个个挣得脸红耳赤。叶禾抢到一个，奶奶一看笑开了颜，是个童子，祖孙二人欢欢喜喜回了家。

一个月后，叶禾再次怀孕，肚腹日渐隆起，一家人小心伺候着。

入冬的第二天，同大个子一大早出去帮工。快中午的时候，叶禾在院子里捡柴火，没磕着没碰着也没滑倒，莫名其妙开始肚子疼了。奶奶还没反应过来，叶禾已经出现早产迹象。奶奶赶紧扶着叶禾到炕上，拄着小脚急急忙忙去叫陈奶奶。陈奶奶赶来时叶禾已经生了，是个丫头，七个月大，夭折了。老人们说，七死八活。这一次，叶禾确实伤心了，她失声痛哭，奶奶也在一旁暗暗落泪。

是啊，到底怎么了，娘娘庙的香也烧了，女娲娘娘也拜了，祖宗也求了，童子也抢到了，天地神灵啊，难道不给我们同家香火了吗？

一个婆姨连生四个丫头的事情原本平常，同大个子的婆姨叶禾怀孕两个月也能生娃娃，还能成活，真是稀奇古怪。村里人议论纷纷，难不成这个婆姨不是常人，是妖精鬼怪不成，看着也没啥特殊呀。叶禾长得干散不说，看上去慈眉善目白白嫩嫩，除了一双天足，其余没有一点不正常。有人说，也有心地善良的鬼魂，说不定有个七仙女儿八仙妹儿看上了同大个子啦。尤老二说：“苟皮匠的黑叫驴踏个骡马还能下个骡驹子，狗日的同大个子人高马大的踏个白草驴还下不出个土骡子（当地方言，驴骡子），看来没球用。”众人大笑了事。

奶奶听人说城东南面四道沟的土地庙烧香许愿非常灵验，就带着叶禾去烧香，把桂云和素云暂时交给陈奶奶照看。

正值初夏时节，头一夜刚刚浇过一场雨，今日天气晴朗，阳光暖暖地照射着大地，就像太阳奶奶无数的乳头哺乳着大地，地上的万物如饥似渴地生长。东梁西梁已经变绿，远处的山野也变成黛绿色，只有博格达雪峰，像一座孤庙似得守护着远处的神灵和庄稼人的希望。路道两边的田地里，庄稼刚刚抽苗，春麦、豌豆绿油油一片，非常喜人。走了二里地就到了土地庙，叶禾有些失望。这座土地庙太简陋了，就一座低矮陈旧甚至有些破败的土房子。庙门上的红漆已被风吹雨淋剥落干净，粗糙不堪的门框边上有一副木刻楹联却很醒目。

上联：土能生万物

下联：地可发千祥

叶禾识得字，也大略明白这楹联的寓意。咦，这副楹联倒是提神，眼前这土庙恍惚一下子高大了，并且神秘起来，叶禾顿生敬畏。

叶禾跟着奶奶走进庙里，正对门靠墙处有一个死灰冷灶的祭祀台，中央是黄泥塑的土地爷，身上披着一件落满灰尘陈旧不堪的黄披巾。叶禾第一次进土地庙，不

知道该咋做，一切全听奶奶指点。

土地爷左边供奉着一件石棒槌，半尺来长，形状极像男人的阴杆儿。右面供奉着一件碗口大小的石器圆盘，中间开一圆孔。奶奶用火镰点燃三根草黄色粗香插在供台上，祖孙二人叩头祭拜后，奶奶起身，拿起左边的石棒交给叶禾，示意她插进右边的石器中央。叶禾有些不好意思了，脸儿微微红了，浑身发热，她不敢看奶奶。叶禾拿着石棒槌插进石盘中央空洞里，自己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石棒槌和石盘差点掉落。她定了定神，祷告了一番，将石棒槌和石盘放回原处。祖孙二人再次跪拜，感谢土地爷土地奶赐子。

叶禾后来才明白，右边酷似男根的石棒槌，人称石祖，是土地爷繁衍子嗣的阳根；右边中央开洞的石盘，人称女根，是土地奶孕育儿女的阴户。每年春天播种之前，农人们都要到土地庙敬香，将石祖插进石盘，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一些人家春耕之时干脆把男根女根埋在地里祈求作物繁衍生息。

这习俗是啥时代传下来的，没有人知道。许多年以后，村里修建校舍无意中挖开了一座古墓，出土的石祖石盘跟土地庙里供奉的一模一样。据文物专家考证是三千多年前的石器，这是后话了。

祖孙二人祭拜了土地庙回到家里已是中午，两个孩子在陈奶奶的炕上已经睡熟。叶禾收拾柴火和面做饭，土灶里烧的蒿子草是她去年秋天在荒滩上捡的。蒿子草烧火旺且耐烧，一棵半人高的蒿子草足够烧一顿饭。叶禾每天拉回几爬犁，入冬之前院墙角堆起大垛，够冬天烧火了，她的干劲让村里人慨叹。

叶禾做的是浆水揪片子。同大个子一大早去尤家打短工，中午管饭。叶禾盛好饭让奶奶先吃，自己去陈奶奶家把桂云和素云接了回来。吃过饭后，叶禾把素云抱到炕上，桂云在旁边哄着她玩。奶奶拉着叶禾的手笑咪咪地说：“禾禾，往后就让桂云和素云跟我睡。”叶禾明白奶奶的意思，有些不好意思。

这天晚上，叶禾跟同大个子说起土地庙里的事情，同大个子来了精神，抱着叶禾就开始了。也不知道为啥，这一次叶禾感到自己男人的那东西比任何时候都要好，她眼前一直出现那石祖插进石盘中央的模糊印象，而身体里的感觉远比庙里的感觉要强烈十倍百倍。从此以后，每次跟丈夫行云雨之事，她都会想起庙里的石祖石盘和中央的孔，有时候她非常笃信有时候又非常怀疑，她笃信那石祖石盘确实是风调雨顺的祭祀，她怀疑男女之事和生儿育女的联系……

或许是土地庙的祭祀真起了作用，也或许是同大个子身强力壮耕作有力，叶禾又怀孕了，而且这一次比前两次反应都要剧烈。第一次怀孕她甚至没有明显的感觉，难怪奶奶说她记错了日子。可是她清清楚楚记得自己不来红的日子。第二次怀孕就是想喝浆水，每天都喝，结果，提前流产了，后来又生下素云，连她自己也觉得奇怪。这一次，她时常反胃，有时候吐得吃不成饭。这不，刚刚才吃过，一会儿就吐得干干净净。奶奶端来浆水她喝了两口，感觉舒服多了。

一个月后情况正常。日子已踏进秋里，叶禾照样出去铲蒿子草。奶奶不放心，

领着桂云和素云要跟着她去，叶禾说：“奶奶，你在家带着娃，我一个人铲能行，蒿子草轻，也不费力气。”奶奶心里也清楚，虽说活儿不重，毕竟是有身子的人，干着还是费力。费力归费力，一个秋天，院子角落的蒿子草垛又搭起来了，并且，今年的草垛比往年都要高都要大。

进入腊月，叶禾的肚子已经挺得很高了。一天早上，叶禾刚起炕就觉得腰酸，她想，缓一缓也许就好了，没想到不一会儿工夫下面就流血了。她再次早产，一个八个月的丫头，活了，取名彩云，这是同桂云的五妹。

陈奶奶给奶奶说：“老姐姐，按说生男生女都是命，可是这命谁也说不清，没有娃子断了香火可是大事啊！”“谁说不是嗑，可是，哎……”奶奶无奈地摇摇头，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下去，她还能说什么呢。后来，陈奶奶一脸神秘地说：“听我娘家人说，古城子药王庙里的王住持是从口里来的，医道高明，会看各种疑难杂症，许多人去求药都灵验了……”“哦，那感情好嗑，就是，就是路太远了。”同奶奶神色忧虑地说。“路远怕啥，开春天气暖和了，把我灰骟驴借给你，你让大个子带上叶禾去看看，抓上几服药吃一下，没准就成了。”陈奶奶笑呵呵地说：“早上天麻麻亮就走，天黑就能赶回来，大个子人高马大的，有啥麻缠的。”“哎呀，她陈奶奶，那太好嘞！”奶奶千恩万谢道。“你看看，外道了吧，乡里乡亲的，说啥谢承不谢承的，果然能够如愿，也是大喜之事呀。”陈奶奶眯着皱巴巴的眼睛笑呵呵地说。

奶奶跟同大个子和叶禾说了此事，两人倒也没啥意见。刚开春，天气还有些凉，叶禾就迫不及待地催同大个子去陈奶奶家借驴，叶禾说：“赶在春种之前去一趟，免得耽搁了种地。”同大个子觉得也对，就去陈奶奶家借了驴，叶禾准备了钱两和穿戴之物。晚上，奶奶让大个子给灰骟驴多加了些草料，说让驴吃饱走远路有力气。她又专门烙了两块厚面饼，烧了锅开水，煮了四个鸡蛋。

这鸡蛋是自家母鸡下的，家里的两只鸡是去年叶禾给周家屯庄大太太殷素素绣枕头套子换的。那天叶禾到周家屯庄送枕头套子，殷素素看了绣活非常高兴，带她看了自己养的鸡。殷素素喜欢养鸡，还喜欢养呱呱鸡。她在屯庄后院专门建了一个大场房，房顶用细密的松木栅栏盖着，呱呱鸡在大场房里可以晒太阳，在高高低低的架子上可以做窝，每年都抱一窝一窝小呱呱鸡。叶禾见一群淡黄色毛茸茸的小鸡娃子在后院里跑，好生欢喜。殷素素要给她两块省票做工钱，叶禾不好意思地说：“大太太，能不能给两个小鸡娃子顶替。”殷素素今儿个心情好，一口答应了，叫使唤丫头抓了两个稍大些的鸡娃子，说是一公一母。殷素素笑着说：“这对鸡娃子明年也能给你抱窝小鸡娃子哩。”叶禾非常高兴，把两只小鸡娃子提回家慢慢养大，今年开春就开始下蛋了。一家人一个也没舍得吃，想留着抱窝多孵几只小鸡娃子呢。叶禾见奶奶煮了鸡蛋，还有些心疼。

鸡叫头遍，奶奶就起来烧火做饭了。叶禾听到奶奶做饭的声音也起来了，同大个子多睡了一会儿。奶奶做了一锅稠稠的洋芋拌汤，切了一碟子胡萝卜咸菜，同大

个子和叶禾吃饱了饭。奶奶已将昨天晚上烧好的凉开水灌进了牛皮葫芦，装进毛褡裢的一头，把两个面饼和煮鸡蛋用一块青布包上装进了褡裢的另一头。同大个子把驴牵到门口的一块方石头旁边，让叶禾上驴。

这块石头是去年夏天同大个子从西河坝拉来的。那天太阳大，晒得地皮子冒烟，他和几个帮工到西河坝洗澡，看到了这块石头。石头斗面大小，足有百十多斤，几个壮小伙子比力气，同大个子抱起来走了一个圈。后来他觉得这块石头四方方正很好看，就用土爬犁拉回来放在了家门口，像是富人家的上马石，叶禾还说 he 瞎费力气，没想到这回派上了用场。

叶禾没骑过驴，不过她见过人家是怎么骑的。她扶着驴架子，抬起右腿慢慢搭上驴背，同大个子一把手搀了一下，叶禾就骑到驴背上了，同大个子便牵着驴缰绳出发了。一路上黑咕隆咚的，早春的风刮在脸上还有些刺疼，旷野里不时传来稀奇古怪的虫鸣和怪叫声，在黑麻咕咚的世界里还有些吓人。同大个子牵着驴缰绳一步一步地走着，叶禾心里有些害怕，紧紧扶着驴背。他们走到东城口的时候，东梁上空才开始发白，天色微微亮了。东城口馆馆子地界上的商户们也开始烧火造饭了，烟囱里冒出的炊烟混杂着蒸煮饭食的味道，让人感到暖意。到西吉尔时天已大亮，路上的行人也多了起来。

赶到古城子已快到正午，太阳正红，街面上热闹非凡，卖针头线脑的，卖油条的，卖饼子的，卖豆腐的，卖白菜、萝卜种子的，各种买卖都有。穿旗袍的，穿长袍马褂的，穿新式服装的衣服绑在身上怪模怪样的，但别有一番风情。叶禾早已跳下驴背，这时候她才感觉到沟帮子不舒服。她没骑过驴，驴背上只有一条毛褡裢，铲得厉害。她自己难受却不好意思说，怕同大个子笑话。花花绿绿的世界很快吸引了她，她自顾不暇地看着，暂且忘记了下面的难受。

自从离开镇西，他们还是第一次进城，第一次到这么热闹的地方，花花绿绿的人群、琳琅满目的货物让他们看花了眼。尤其叶禾，对各色花布各种衣服式样十分留心，她还想买一些彩线回去。以前的彩线都是骆驼户从外地带来的，他们要用粮食换，也不知道价钱。早就听说古城子是旱码头，拉骆驼的、赶大车的，南来北往的客商都要经过这里，甚至连黄头发的老毛子也在这里交易货物。这下亲眼看到了，果真如此，各色布匹绸线应有尽有。街面上已经有人注意到了叶禾的大脚片。其实也不稀奇，古城子南来北往的人都有，北边过来的蒙古女人、满族女人、哈萨克女人都是大脚片，她们不讲究这个。

叶禾穿一件浅灰色碎花布喇叭状长衫，青灰色长裤，临出门奶奶说早春天气寒凉，又让她多穿了一件灰布夹袄。人们看着这个白白净净的婆姨衣着打扮咋看也是汉人，怎么就是个大脚片呢。再看同大个子，膀大腰圆，里面穿一件白布对襟汗衫，外面是一件褐色短衫、褐色长裤，一双马口布鞋，足有一尺长，人们有些搞不明白哦。

叶禾看得尽兴，全然没在意别人在看她。同大个子心里清楚，他对叶禾说先到